

## 编者按

在河西走廊广袤的大地上,疏勒河与石羊河如两条璀璨的丝带,交织出千年文明的经纬。疏勒河,自祁连山北麓奔涌而出,流经玉门、瓜州,最终汇入敦煌绿洲。她见证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驼铃阵阵,孕育了玉门关、阳关的雄关漫道,更滋养了莫高窟的飞天壁画与月牙泉的沙海奇观。石羊河,则在腾格里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夹击下,书写着绿洲与沙海的抗争史诗。两条河流串联起的不仅是自然奇观与历史遗迹,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智慧结晶。本期特辟专题,邀您沿着河水流向,探寻河西走廊的文明密码,感受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与诗意。



民勤石羊河蔡旗镇段 金奉乾

## 石羊河漫游记

□ 马磊

当晨曦的第一缕金光刺破祁连山冷龙岭的雪峰,融化的冰水顺着千年冰川的裂隙潺潺而下,在海拔4000米的高处汇聚成晶莹的溪流。这些溪流如同大地的毛细血管,在褶皱的山体间蜿蜒穿梭,最终在武威城南的峡谷中凝聚成一股雄浑的巨流——石羊河,这条河西走廊东部的母亲河,滋养着这片广袤的土地,也见证着丝绸之路的辉煌繁荣与发展。

客,突兀地闯入视野——这便是声名远扬的“天祝三峡”之一的朱岔峡。在峡谷之中,石羊河犹如一把锋利的宝剑,硬生生劈开层层叠叠的沉积岩,形成了落差高达数十米的跌水。那如雷霆般的轰鸣声,在空旷的山谷间久久回荡,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雄浑力量。崖壁之上,几株零星的杜鹃花,勇敢地探出粉色的枝丫,与深褐色的岩石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,恰似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。

当地人满怀自豪地讲述,每逢雨季来临,山涧之中便会涌出无数细流,在阳光的照耀下,交织成一道如梦如幻的七彩水帘。彼时的石羊河,宛如一条流动的彩虹,为这片大地增添了无尽的绚丽与绚烂。

## 二

沿着河流一路向北前行,地势逐渐变得平缓开阔,石羊河宛如一位心灵手巧的织女,开始精心编织起绿洲的网络。当它流经武威城南50公里处,天梯山石窟便如一座悬空的佛国,巧妙地镶嵌于赭红色的崖壁之上。这座开凿于北凉时期,素有“中国石窟鼻祖”美誉的古老石窟,在黄羊河水库那碧波荡漾的映照下,显得愈发庄严肃穆。

拾级而上,第13号窟的唐代大佛扑面而来——28米高的弥勒佛倚坐于莲花座,衣纹褶皱间残留的石绿与朱砂,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柔光。站在观景台上极目俯瞰,石羊河恰似一条灵动的玉带,蜿蜒缠绕于山脚,不辞辛劳地灌溉着山下那广袤无垠的玉米地与葡萄园。远处,祁连山的皑皑雪峰与黄褐色的沙丘遥相对峙,一静一动,一白一黄,共同勾勒出河西走廊那独具特色的地理奇观,令人不禁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惊叹。

## 三

当春日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降临,石羊河带来的温润,宛如一场生命的召唤。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,正深情地孕育和滋养着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木栈道缓缓深入湿地,眼前的芦苇荡恰似一片浩瀚无垠的绿色海洋,从脚下一直铺展至

遥远的天际。微风轻拂,芦苇摇曳生姿。其间,不时有白鹭从茂密的芦苇丛中惊飞而起,它们洁白的身姿轻盈地划过天空,翅膀掠过如镜的水面时,瞬间荡起层层如诗般的波纹,宛如大自然这位画师不经意间挥洒出的美妙笔触。

来到青土湖观鸟台,仿佛踏入了一个鸟类的王国。透过望远镜,一幅精彩纷呈的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:优雅的大天鹅宛如高贵的舞者,正精心梳理着自己洁白如雪的羽毛,每一个动作都尽显优雅与从容;黑鹳则如同忠诚的卫士,单腿伫立在岸边,身姿挺拔如雕塑,凝望着远方,仿佛在守护着这片湿地的宁静;而活泼灵动的红嘴鸥,恰似一群技艺娴熟的飞行家,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自由穿梭,它们轻快的身影划出一道道灵动的弧线,为这片水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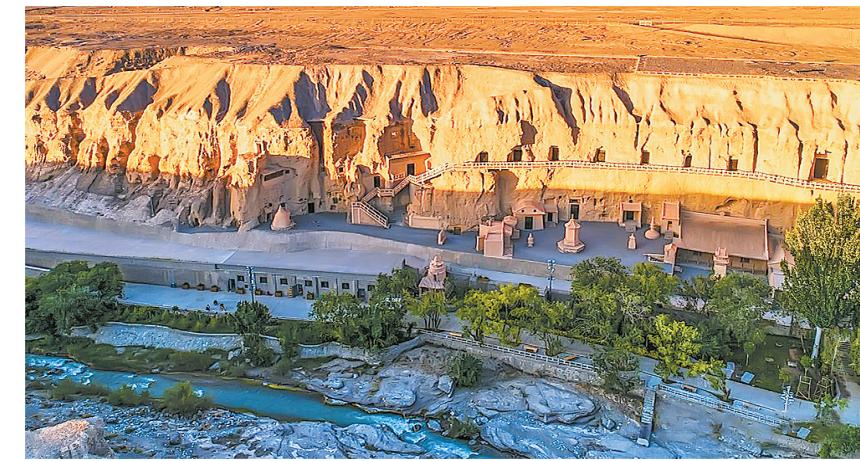
湿地的魅力远不止于鸟类的狂欢盛宴,它在四季更迭中展现出的多样风姿,同样令人心醉神迷。

而在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薄雾时,整个湿地仿佛被一层轻纱所笼罩,如梦如幻。沿着木栈道前行,尽头的观景亭在薄雾中若隐若现,恰似一座遗世独立的仙境楼阁。亭台的轮廓在雾气中时有时无,仿佛随时都会消失在这缥缈的仙境之中,给人一种神秘而又美妙的感觉,仿佛踏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梦幻之境。

漫步湖边,芦苇丛中不时传来野鸭欢快的叫声,仿佛在歌唱这片重生的家园。沙丘之上,梭梭林郁郁葱葱,宛如一条绿色的地毯,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这一片片绿色,印证着“沙退人进”的伟大生态逆袭,见证着石羊河与这片土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态纽带,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。



祁连山北麓张掖西大河流域水草丰美 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

榆林窟

## 寻找疏勒河

□ 滕建民

大漠、戈壁、空旷、苍凉。

踏上这片广袤无垠的大漠,戈壁在眼前无尽延展,四下里空旷得仿佛天地间只剩下自己,那份苍凉之感,丝丝入扣地渗进心底。我在寻找一条河,它叫疏勒河。我一步一步,在沙漠中艰难跋涉、苦苦寻觅,极目眺望,远处祁连山的雪峰,早已隐匿在茫茫沙雾之中,唯有那无边无际的金黄,似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,在天地之间肆意流淌。

犹记得,一切的缘起,是那个被悠悠驼铃萦绕、深深浸润的夜晚。当文友文章的配图,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,在屏幕上缓缓铺陈开来,疏勒河的名字,恰似一颗饱含无限生机的种子,在我对河西走廊那深沉炽热的情结里,悄无声息地发了芽。

疏勒河,作为祁连山这位伟大母亲精心孕育出的三大内陆河之一,与我耳熟能详的黑河、石羊河,恰似同根同源、血脉相连的至亲。然而,它却始终像一位神秘的隐者,蒙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神秘面纱。石羊河那干涸龟裂的河床,宛如岁月镌刻下的历史铭牌,让我真切地触摸到岁月悠悠走过的沧桑印记;黑河那清冽的雪水,好似大自然的神奇画笔,在张掖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精心勾勒出绿洲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人间奇迹。而疏勒河,早就在历史那漫长而厚重的宏伟长卷上,挥毫泼墨,书写下无数波澜壮阔、扣人心弦的传奇篇章。

我顺着它的脉络溯源而上,它的源头藏在祁连西段的群峰之间。在托来南山与疏勒南山的褶皱里,融雪从草甸深处缓缓渗出,那清澈的雪水如同灵动的玉液,逐渐汇聚成清冽的溪流。在昌马峡谷,它劈开数百米高的红色砂岩,形成“一线天”般的奇观——垂直的峭壁上,水流冲刷的痕迹如岁月的指纹,谷底的河道宽窄不一,最窄处仅容一舟通过,急流撞击岩石激起雪白的浪花,轰鸣声在峡谷中回荡,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。出了峡谷,河水漫过戈壁滩,在沙砾间蜿蜒成无数细流,形成星罗棋布的湿地。每逢清晨,薄雾笼罩河面,梭梭草与红柳的剪影在雾中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水墨画卷。

最终,当疏勒河抵达敦煌西北的哈拉湖时,已跋涉了数百公里,却在大漠边缘写下最动人的篇章。湖水浅蓝如眸,倒映着天边的云朵,岸边的芦苇荡是候鸟的驿站,春秋两季,天鹅与灰鹤在此栖息,鸣叫声打破沙漠的寂静。再往西,河流逐渐渗入大海,却在途经之处留下生命的印记:锁阳城遗址旁的绿洲里,沙枣树与榆树成行,田地里的蜜瓜藤蔓匍匐在沙丘上,银白的果实藏在绿叶间,汲取

着河水的甘甜。夕阳西下时,河水被染成金红色,沙丘的轮廓在余晖中变得柔和,驼队的剪影缓缓掠过河岸,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。

置身在疏勒河的河畔,只见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粼粼波光,宛如无数颗细碎的钻石洒落在河面。偶尔,有几尾小鱼跃出水面,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花,像是在与阳光嬉戏。河岸边,芦苇丛生,修长的苇秆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芦花似雪,漫天飞舞。远处,几只苍鹭悠闲地踱步,时而低头觅食,时而引颈长鸣,为这片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历史的足印,沿着它的河岸,悠悠延伸。张骞的驼队,曾缓缓踏过它的浅滩;班超的旌旗,在河畔猎猎作响;岑参的诗句,也随那浪花悠悠流淌。

当我在汉长城的残垣断壁上,小心翼翼地拾取秦砖汉瓦,在莫高窟的壁画前久久驻足,终于恍然明白,是疏勒河,叩开了西域的大门,让中原与世界,在此奇妙相遇。锁阳城的传说,更是它最动人的注脚——薛仁贵被困的苦峪城中,那株救了将士性命的锁阳,不仅成就了一座城池的名字,更见证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。

站在锁阳城遗址前,我仿佛穿越时空,看见盛唐的烽烟在城头袅袅升起,四路烽燧如纽带般连接着酒泉、哈密、敦煌与肃北。彼时,商贾使节往来如穿梭,胡商的驼队满载着丝绸与香料,佛僧的行囊里,装着经文与梦想。如今,斑驳的城墙依然坚毅地矗立,碎砖残瓦之间,锁阳仍在风中轻轻摇曳,悠悠传唱着“药又是粮”的古老歌谣,诉说着大自然的神奇与历史的厚重。

疏勒河的馈赠,远不止于对生命的滋养。莫高窟的壁画,在疏勒河的氤氲呵护下,保存千年而依旧绚烂;榆林窟的雕塑,在它的温暖怀抱里,沉淀着古老的文明。那些散落在河畔的石窟,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,串起丝绸之路的熠熠光辉。疏勒河用雪山的乳汁,精心哺育了敦煌文化的萌芽,让艺术与信仰,在这荒漠之中,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

而在它的画卷上,自然与历史的笔触从未分离。既有无边大漠的雄浑苍凉,也有绿洲湿地的细腻温润;既有冰川峡谷的险峻壮美,也有古迹遗址的厚重深沉。当你站在河畔,听着水流与风沙的合奏,你会懂得:这条看似孤寂的河流,早已将生命的密码与文明的记忆,刻进了每一粒沙子、每一块岩石、每一片芦苇叶的脉络里。暮色渐渐浓重,沙海也慢慢归于寂静。对于一个匆匆寻梦者,我只能用自己肤浅的文字来敬仰疏勒河,而它早已如血液般,流淌在我的血脉之中。